

沈西城

随笔

我跟陈蝶衣有场误会

2003年，秋阳斜，天气凉，我跟陈蝶衣（蝶老）相聚于苏浙同乡会，我以茶代酒，衷心向蝶老道歉，蝶老也举杯，以示前事已休。为啥要道歉？说来话长。

多年前蝶老一时兴起，亲手筹划《万象》杂志复刊，约我见面，宣告大计。他看到沈苇窗先生的《大成》做得有声有色，不禁技痒，自家本是掌故界的权威，同类刊物的开拓者，因思旧调重弹。远在四十年代（四一年）上海时期，已创办了《万象》，销路不俗，今番重振旗鼓，复用旧名，当含包罗万象之意。咱俩一老一小，坐在格兰酒店咖啡室喝咖啡，细细思量。提及内容，蝶老如此说：“小阿弟，依我在《大大月刊》的那篇《东洋刀剑谈》蛮好格，依有同类性质稿子就交畀勒我，好啲？”当然好，却之不恭，何况报出来的稿费要比《大大》《大成》要高，写稿向钱看，义不容辞。另外也可有额外收入，美事一桩，哈哈！那日共商了近两小时，蝶老谈他的抱负，明显视《大成》为竞争对手，看他自信满满的模样，我也为他开心，不讳言我也顶兴奋，地盘阔了，还可常常向蝶老请益。那时，我雄心万丈，正在构思一系列三四十年代

歌星的文章，蝶老乃歌坛大前辈，跟姚莉、吴莺音、李香兰、白光、张露、龚秋霞都熟稔，当能打探到一点半滴的资料。吴莺音初来香港，通惠灯饰汪老板伉俪请饭于铜锣湾乡村饭店，蝶老邀我作陪，他知道我是吴大姐歌迷，安排我跟伊见面。聚会出席的有蝶老、汪老板夫妇，吴莺音、许佩和我，现在，老汪老板、吴莺音、许佩都已作古，回首往事，唏嘘难禁。吴大姐说如果能早点来，就可以跟歌迷多见面了。我说：“阿姐，现在也勿晏，阿拉香港人人都晓得格！”吴莺音问可是“明月千里寄相思”？我点点头：“格只歌实在太好听——”吴莺音开心，实时哼上一两句——“夜色茫茫罩四周，天边新月如钩，回忆往事恍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……”好好好好！耳油尽出。“不过阿拉也是吴莺音。”吴大姐诧异地问：“依哪能会是我，勿要打棚！”我改用广东话说：“我系唔啱音。”蝶老转述，以其谐音粤两者相同，“吴莺音”用粤语念，便是“唔啱音”（跑调）。吴大姐哑嘴一声，掩嘴笑说：“要死快哉，广东人真触刻！”蝶老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既是蝶老下令，我当真投了一篇给

《万象》，可刊出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面目全非，不便直接质问，就在《联合报》专栏文章里，发了一顿牢骚。岂料蝶老看到，传了一通讯息给我，年代久远，褪了色，字体模糊不清，大意云：“并非存心改动，而系文字糅杂沙石，不改不行。”他不知道这是翻译，顺笔直译下来，不害本意，却较佻屈，这在鲁迅先生的翻译里，也是常有的，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之后回了一信说明我的本意，也许文字有点过火，蝶老再无回信。

此后未再见面，直到2003年，才由方龙骧作东，姚莉陪客，共晋晚餐。于是有了文首以茶代酒的赔礼。饭局中，我总愿蝶老写《中国时代曲发展史》，蝶老眨眼：“啥格闲话，我弗来事勒，年纪大，写勿动。再讲，也唔听人会出版。”听口气，兴趣不大。此刻，蝶老最牵挂的还是他的诗集——《花窠诗叶》。对诗，我隔教得懂，只会做做古诗，鲁班面前不宜舞大刀，还是谈谈昔日时代曲吧！蝶老堪称乐坛词圣，第一首填的正是陈歌辛作曲，周璇唱的《凤凰于飞》——“柳烟花研，莺声儿娇，春色又向人间报晓，山眉水眼，盈盈的笑，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……”此

曲重唱的歌星颇多，以费玉清最好。蝶老谈歌词，开宗明义曰：“必须有情，才能写歌。”由是可知，这绝不是搬字过纸的玩意儿。蝶老问我顶欢喜他哪首歌？答以《情人的眼泪》，尤其是“难道你不明白，为了爱。”蝶老笑眯眯地说：“小阿弟！你真格懂。”（噢！难道还有假懂？）《情人的眼泪》曲词结合，严丝密缝，我将它列在十大时代曲榜首。奇怪的是这首歌主唱者居然是潘秀琼而非姚莉御用的胞妹姚莉。啥个原因？且听姚莉细诉——“阿哥要捧学生子潘秀琼嘛！只好让伊唱咯。”提拔学生，妹妹让路。南来香港，蝶老、姚莉穿得客客滴，整天泡在尖沙咀格兰酒店咖啡室，这里已成为他俩的私人办公室。两杯咖啡对碰，喝完还可添，坐着坐着，姚莉开始吹口哨，灵感来！着侍者拿张纸过来，一面吹一面写，迅即成曲，交与蝶老填词，快工出精货，往往一曲而成，不用半小时。不过偶也有慢工出细活的情况，便是吴莺音主唱的《我有一段情》，一共花了十多日。“倘若每首歌皆如此，我娘子婆要饿死哉。”蝶老口中的娘子婆，就是广东贤妇梁佩琼。

蝶老重仪容，衣裳清爽，年老秃顶，覆以假发，假得不成样子，远望就像一堆黑草盖在头上，有碍观瞻。中国人多喜隐恶扬善，不好明言，只好由它，但看得多了，便顺眼。有一趟，蝶老匆忙间忘了戴假发，走到我跟前，几乎不识别。唉！还是戴好！蝶老去世至今十二年，今夜静思，远处隐约传来——“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，难道不明白为了爱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……”

陈子善

不日记

“人生最容易相逢那不速的斜阳”



廷芳回忆，刘廷蔚1923年在庐山养病时见到徐志摩，徐志摩向刘廷蔚表示对他的诗很感兴趣：

我（即刘廷蔚）和他（即徐志摩）谈得很投机，这几天常和他在松路上散步。昨天他到我这里来，看见壁上那幅“庐山空谷的月照”，画底下，有我亲笔抄你前年的诗，《山中半封短信》的前半首。志摩读了，问是谁的诗，并且叫我全首背给他听。他听了说要认识你……（刘廷蔚《追悼志摩》）

这首徐志摩欣赏并促成两人订交的《山中半封短信》就收在《雨山》中，照录如下：

长江万叠的轻波， / 被好事的太阳， / 无端相迫。 / 化作白云，飞入乱峰幽壑。 / 多劳的明月， / 负着新愁万斛。 / 悄然几度穿林， / 静照寒泉空谷。 / 还有那翠羽的万绿， / 风前跳舞， / 恣情地行乐。 / 我入山不过一周， / 他们天天——叮咛——相促。 / 千万寄语她， / 不可不一来， / 来写我于万缕千丝！ / 欲诉不能的哀曲。

《雨山》之后，刘廷蔚的诗兴似有所减弱，但他并未放下诗笔。1933年7月大型文学月刊《文学》在上海问世，创刊号上就有他的新作《五周年》。同年10月《文学》1卷4号又刊出刘廷蔚《秋林》《去后》两首诗，《秋林》后被选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（1927—1937）。次年1月大型文学杂志《文学季刊》在北平问世，创刊号上又有他的新作《探险的游行》。此诗写于医院，咏写游子的心绪，感慨青春的不再，结尾画龙点睛，或可视为他的代表作：

珠翠黄金的细雾所笼罩 / 是三月的繁华世界， / 最关情的还是碧茵茵上 / 百灵甜蜜诱人的歌唱， / 试问那一家羁旅的长悲， / 抵抗得住三春游子的心肠？ / 何处是大泽与丰林， / 何处有绿野可徜徉， / 放胆去罢， / 游子的心肠， / 无挂虑的心肠！ / 莫错过了春风， / 窃窕的春风， / 温暖的娇阳！ / 趁着今朝， / 打破了羁旅的徬徨， / 趁着春光， / 享受那探险的游行， / 青春向来不肯做长期的伴侣， / 人生最容易相逢那不速的斜阳。

《雨山》收入刘廷蔚1921至1928年在国内、美国和英国所写长短新诗，可见他写新诗起步很早，虽然写得不多。他擅长借景抒情，由所见所感生发开去，构筑情景交融的新诗意境。据刘

恺蒂

笔记

镜像城市镜中人

一位生活在波兰的年轻歌手，一位生活在巴黎的音乐教师，他俩都喜欢唱歌，都有着天生甜美的嗓音。两位并不相识的女子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她们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应，拥有着共同的快乐和忧伤，感动着曼妙的音乐和琴声。时间和空间对她们已没有意义，这是《维罗妮可的双重生命》两个维罗妮可，被一根生命之线所牵动。

匆匆跑下地铁站的刚被解雇的伦敦白领海伦，长长发衣，她的命运被那扇正在关上的地铁门一式二份。挤进地铁和错过地铁的，演绎出两个不同的故事，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平行线，是因为那道《滑动门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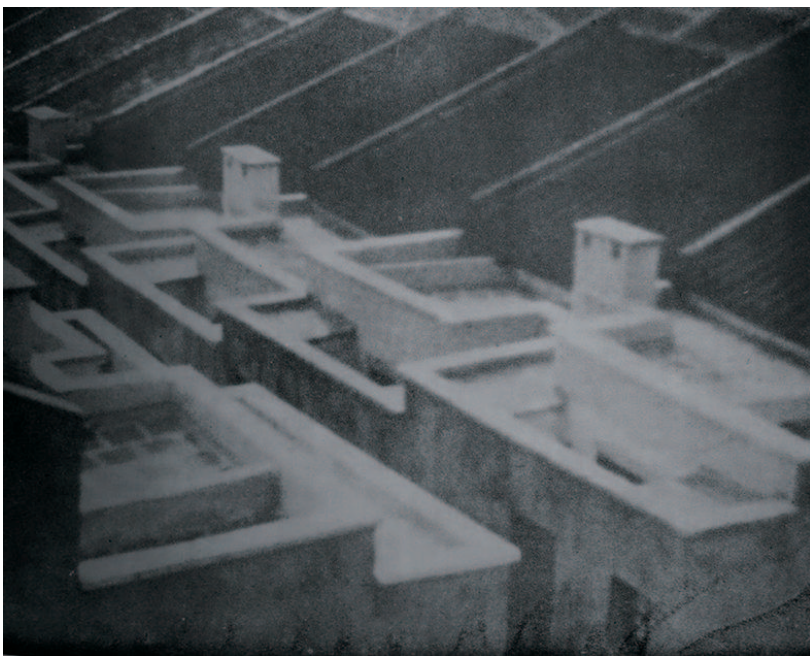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某一个时刻，我是这个人，同时也是另一个人，可穿越过去与未来，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并行”，这是近几年来，虹影对女性存在瞬间的体验。这种体验将《罗马》呈献给读者，“通过江水贯通历史、现实和未来，去创造一个使之相遇的四维空间”。书中几位与

山城重庆都有一定关系的人物，在不同时刻“穿入罗马这面镜子”，“相互交融，相互错综，叠加式地对人生不同阶段进行回忆、感受和重塑”。

燕燕和露露，两个同乡但却不相识的女子。一个喜欢阅读和凝视江水，一个曾在江边沙滩上舞蹈。她们性格迥异，人生轨迹也截然不同。但她俩同样独立地走出了贫穷和孤独，同样有着坚强的意志，她们自幼就希望能逃离山城，“去那没去过的地方，和陌生物种对看”，因为只有到那时，她们“才知道自己是谁”。也许，她们其实是同一人，在重庆的历史碎片和五天半的罗马的镜子中，照出了不同的侧面。当然，互成镜像的还有重庆和罗马，是两座城市？还是同一个城市的两面？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平行、碎片的重组、回忆与梦想、神秘与诡异。如同波兰和巴黎的维罗妮可，如同上了地铁和没上地铁的海伦。《罗马》中那个貌似爱情故事，其实并不重要。

笔会

周末茶座



顾铮

非专业眼光

反清志士的“画意摄影”

广东反清志士潘达微（1881—1929），别号冷道人，冷残。他早年加入同盟会，曾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，冒险收殓起义烈士的遗骸，赢得世人尊敬。他是民国初期创办画报的先驱之一，《时代画报》《天荒》等是他所创办或参与创办。

潘达微也是民国初期活跃的业余摄影家，据说其作品曾经投送在日本举办的国际摄影展并获奖。他曾经在广州与傅秉常等人参与发起业余摄影团体“景社”，并且与在上海的摄影团体“光社”等组织展开交流。他的摄影题材广泛，既有反映社会民生题材的作品，也曾经以人体摄影引起世人瞩目。他的摄影追随当时流行欧美的“画意摄影”风格，以富于绘画肌理效果的画面承载取材于中国现实的内容，来表达其独特的审美观。

这幅作品题为《屋角墙根》，拍摄于1927—1928年间。此照构图取俯视角，让鳞次栉比的屋檐形成纵横交错的几何形构，以此近于抽象的画面来呈现现代都市中生活空间的密度，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摄影家的现代美学意识。

迈克

半上流

从前在好莱坞

张大姐如我心智成熟，不介意剧透，看完《从前在好莱坞》迫不及待通告，戏中配乐包括《现在两面了》，请锤妮梅藻迷多多留意。回到巴黎翌日影片盛大公映，当然顾冈时差立刻捧场。果然，过气牛仔明星和天才神童在片场交换阅读心得后，镜头一跳跳到再生莎阴蒂风驰电掣，熟耳旋律透过车中无线电流出，噢，原来不是打扰丑闻和爱情和生命那首，是《圆圈游戏》。Buffy Sainte-Marie版本，比梅藻的清丽版更早攀登流行榜，负责启蒙东南亚青少年的老师则是陈美龄，初出道的她活脱小清新，将不识愁滋味演绎到极致。

娱乐版报道，李香凝就此片两次表示不满，一是电影出现李小龙，公司由始至终没有联络过家人，二是戏中李小龙被塑造成小丑丑，“坐在戏院中听到观众取笑我的爸爸，实在很不舒服”。肖像版权则是陈美龄，初出道的她活脱小清新，将不识愁滋味演绎到极致。

打击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李小龙生于六九年，丧父时只得四岁，唐山大兄人品如何，恐怕和粉丝一样印象来自二手资料，争论起来公有理婆有婆理，何况观众见到李小龙忍俊不禁，无非因为开打时发出像猫叫的啾啾啊啊，那是过江猛龙注册商标，编导没有凭空捏造呀！最重要的，《从前在好莱坞》既非历史纪录片，也不是人物传记片，颠倒黑白根本无伤大雅。小朋友没携带历史包袱进场，恐怕不明白暴力爆炸的结局，老饼为什么看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。过气牛仔明星和动作替身虽然虚乌有，芳邻莎阴蒂却真有其人，六九年那个轰动国际的夜晚，腹大便便的她在家中惨遭屠杀，手指指数一时无两。远在南洋的半票影迷刚刚看过《天师捉妖》和《风月泣残红》，想不到那么一个活色生香的美人，生命会忽然画上句号。剧情一步步迈向无可避免的绝境，简直头皮发麻，可是……奇迹出现了，行凶的暴徒竟然临阵变卦，结果不但莎小姐逃过一劫，暴徒更被打到落花流水。

刘铮

西瞥记

一位被遗忘的诗人的藏书

新诗创生的十几二十年间，诗人辈出，群星闪耀，其中有一颗不怎么耀眼的小星，一闪即逝。其诗早无读者，其人几乎被遗忘了。“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”若不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诗人旧藏的英文书，我实在也想不到他来。

英文书的书名页钤篆印二，朱文的一方为“于庚虞印”，白文的一方为“波西之章”。诗人于庚虞（1902—1963），河南人，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活跃于北京诗坛，与焦菊隐、赵景深、徐志摩、丁玲、胡也频等交游，也出过好几本诗集。“波西”是他的笔名之一。1932年，于庚虞回到河南，在省立开封师范学校任教，声名遂不显赫。其后，创作日稀，从文坛消失了。

书为《希腊的诗歌观》（The Greek View of Poetry），作者塞克斯（E.E. Sikes）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院长，古典学家。此书与狄金森（G.L. Dickinson）的那本《希腊的生活观》（有民国间彭基相译本），同为英国梅休因（Methuen）公司出版。于庚虞旧藏的这一本，是1931年的初版本。

书中有些段落用红铅笔画了线，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章画线尤多。看来诗人用心读了这本书。那他会不会将阅读所得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呢？我翻检解志熙、王文金编的《于庚虞诗文集》，居然很快就找到了。《辑存》下册收《孔丘与亚里士多德论诗的比较》一文，原刊1932年5月27日《河南民国日报》副刊。该文没有直接引用《希腊的诗歌观》一书，但我留意到其中有

一句提到“那作 On the Sublime（依内容应译作《杰作论》）的 Longinus”，说古罗马的朗吉弩斯所作《论崇高》应该译为《杰作论》，这种观点当然不大可能是中国人在毫无凭据的条件下想出来的。《希腊的诗歌观》第八章专论朗吉弩斯，其中关于《论崇高》之题，谓：“若不是书名早已约定俗成，最能达旨的题目的话应该是《杰作论》。”（见该书第209页）于庚虞所云，因袭之迹明显。

有意思的是，《希腊的生活观》出版于1931年，到1932年5月，于庚虞就不仅读了书，还写进文章里去了，可见他对英文文艺理论书籍搜求之勤、爱好之殷。翻览《于庚虞诗文集》文章部分，给我最深印象的，就是于庚虞谈文学理论，确实下了大工夫，眼光就那个时代而言也算相当高了。

他读英文书多且读得仔细，别人以编译为著述，他自然容易发现。1932年4月22日发表在《河南民国日报》副刊的短文《书两种》就一下揭露了好几位译家……尤使我惊奇的，是揭露王希和“书两种”都是编译的：“王君不是专门研究诗的人，所以他编的《诗学原理》乃偷窃Prescott的《The Poetic Mind》；他著的《西洋诗学浅说》，乃是在Alden的《Introduction to Poetry》上跑野马！”王希和的这两种书，此前我皆曾粗略翻过，以为在民国一众诗学著作中属颇有理致者，不意皆为剽窃之作。要能看穿剽窃的伎俩，并且指认出所据之书，显然先须认真读过那些原著，于庚虞的文学理论修养之深，于此或可窥见一斑。

陆蓉蓉

望野眼

杨氏宗祠

二竖欺人，一病积旬，再出门已过立冬。所幸越山紫翠，众木丹黄，走在山阴道上，真能暂时忘记天地不仁。

枫桥镇上全堂村，传说是杨维桢的故乡，尚有土包一丘，人以为铁崖山；池塘一口，名曰泉塘；纪念馆一座，也是家祠。要去瞻拜前贤，必先打池边过路。不清不浊一汪静水，石栏杆上晒满了菜梗子，整整齐齐。认不出来，正当午，想寻个人问问也不得。但见池畔人家住在一片秋花里，粉白红紫开遍墙根。

只得登堂入室去。屋后有山，地方狭窄，入门就见到了戏台脚。这戏台高挑瘦弱，细脚伶仃，四条腿柱子底下，摆满了条凳和方桌。走到正面一看，台上也有，木刻柱头红漆剥落，上边两个小狮子，满脸笑容。

正堂当然挂了画像，陈着条案与香烛。两厢争奇斗艳，各有各的新鲜。天井开阔，左侧一间“杨维桢书画研究会”，尘暗灯昏，书法照片下一柄大竹筴帚兀自倒立，丫杈向天。右首四张办

公桌，拼并一处。除了纸篓里的垃圾，再无一点儿“办公”的痕迹。四壁有文字介绍，家族谱系，还有一张铁崖塑像照片儿。他老人家手持折扇，长身玉立，默默望着桌上“健康诸暨，健康老人”包装的面巾纸，发呆。他手下是一把办公椅，上置各种废纸板，塑料绳捆绑，整整齐齐。屋角三只水桶，两个盆，又一用废了的飞镖盘。

这屋子如此热闹，那些桌椅必定有用，但不知其用为何。有狗从侧门溜进来，引我找到答案：门边过道尚有余隙，挂一块镶金边儿的喷塑展板，上印着四部条例，一串名单。《文物保护单位制度》《老年协会餐桌出租规定》《全堂自然村老年协会门卫职责》与《活动室规章制度》随后。最后是《全堂自然村老年协会干部一览表》，十一人中，十个姓杨。

扫帚、纸巾、废纸板，一时与菜梗秋花同样可爱。因为这是一座让子孙“活动”的祠堂。

叶扬

名著与画

努埃尔与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



说家，不过他声称自己在考虑再三之后，将另一部小说《帕尔玛修道院》定为压卷之作，置诸《红与黑》之上。不过即使在司汤达生前，他对同辈的作家已经有相当影响，在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里都可以窥见。此外，就风格而论，司汤达与同辈的法国作家如雨果等人迥然不同，他的文字重归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法国散文那种沉着、均衡、收敛、低调的优雅。作家曾声称，拿破仑亲自主持、参与而制定的所谓《拿破仑法典》，是他的文体典范。这部小说里常常出现一种欲言又止、支离突兀的断句，纪德指出这种语言具有“垂直地表达事实或理念”的效果。凡此种种，在文字上是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中英文译本里，真正成功者都不是很多。

这部小说曾被多次搬上大小银幕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最早根据小说改编的，是默片时代1928年的德国电影，随后是1947年的意大利黑白片；1976年，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（1906—1985）也执导过一部。法国人自己到1954年总算拍了一部，由著名演员让·皮埃尔·布瓦洛主演，获得许多奖项，曾经在中国上映。此后，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曾经在1965年和1993年两度将之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。

这幅插图，是法国画家努埃尔（Pierre Noël, 1903—1981）为这部小说1946年巴黎出版的一部两卷大开本所作的八十幅木刻画之一，限量发行，一共只印了七百部。努埃尔从小就喜欢绘画，年甫弱冠，离家去巴黎美术学院习画，后来一度投笔从戎，二战初期曾经参战，日后曾被册封为法国海军的专职画家。他是位多面手，素描、油画、木刻、封面设计、装饰艺术均有所涉猎，不过他主要以文学插图为主，一生曾为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作画，其中包括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小说。